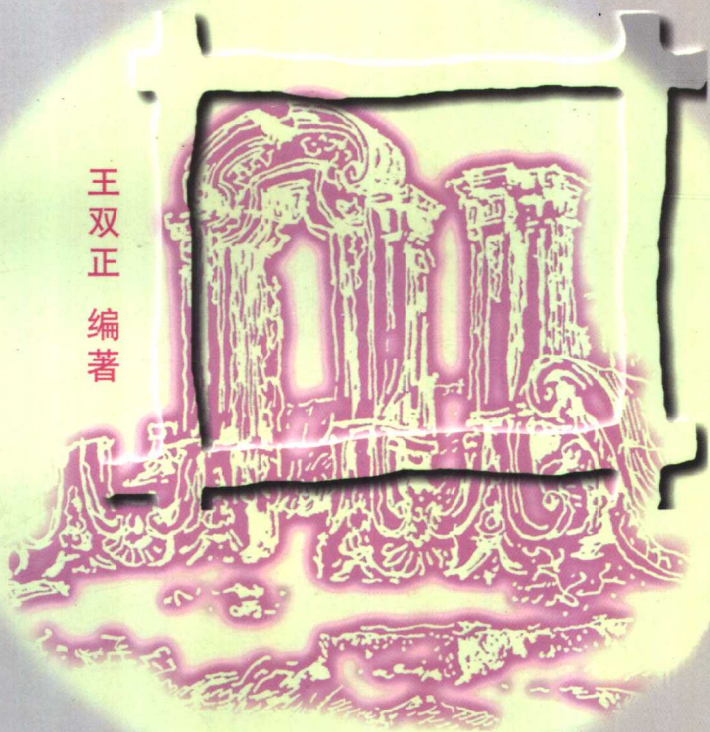


梦

惊圆明园

Meng Jing Yuan Ming Yuan

王双正
编著



梦惊圆明园

Meng Jing Yuan Ming Yuan

版社

梦惊圆明园

王双正 编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惊圆明园/王双正编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8.1

ISBN 7-5075-0677-0

I. 梦… II. 王… III. 中国-近代史-通俗读物 IV. K25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3315 号

梦惊圆明园

编著者: 王双正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惠军

封面设计: 吴放林

经销: 新华书店

社址: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 63096781, 63057901

邮编: 100860

印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字数: 350 千字

印张: 14.25

版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6000 册

书号: ISBN7-5075-0677-0/K·45

定价: 19.60 元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多难之秋却风流

- 第一节 异姓三兄弟 (1)
- 第二节 好个风流种 (20)
- 第三节 别有洞天 (37)
- 第四节 谢庄人 (54)
- 第五节 君民同乐的节日 (67)
- 第六节 好一朵茉莉花 (76)

第二章 梦的昭示

- 第一节 梦中玄机 (87)
- 第二节 谋道亦谋食 (97)
- 第三节 女儿们的节日 (108)
- 第四节 皇上的恩典 (124)
- 第五节 正白旗营 (136)
- 第六节 乐而忘忧 (154)

第三章 皇上与奴才

- 第一节 欢娱中秋节 (165)
- 第二节 金银葫芦 (176)
- 第三节 不走运的贪官 (183)

第四节	茹园夜客	(194)
第五节	廓然大公	(204)
第六节	天南地北演兵场	(216)

第四章 寄情此处

第一节	杏花春馆	(239)
第二节	红毛洋夷又来了	(250)
第三节	武陵春色浓	(256)
第四节	啊! 牡丹	(267)
第五节	欢娱兰亭	(276)
第六节	西施醉	(296)

第五章 无可奈何

第一节	大兵压境拒守难	(309)
第二节	谁叫挂的白旗	(320)
第三节	悲秋八里桥	(340)
第四节	皇上走了	(349)
第五节	汉奸之谋	(358)

第六章 名园悲歌

第一节	哦! 圆明园	(371)
第二节	十月十八日	(406)
第三节	心中怒火	(412)
第四节	城下之盟	(421)
第五节	牡丹春与龚半伦	(428)
第六节	大盗之道	(437)

第一章

多难之秋却风流

第一节 异姓三兄弟

海淀镇借了圆明园的光，也沾了四周全是大小园苑的便宜，由村变镇，发达的形同江南，胜似苏杭。南北一条苏州街，长约三里多，鱼骨带刺般地放射出许多小巷，连着的几处河洼，如同鱼刺带了鱼鳞。这苏州街上整天里人流如蚁，从大小园苑里踱出来的老爷、少爷，悠哉悠哉的小姐、少奶奶，去谒见皇亲贵宦的士子、商贾，南来北往的衙役兵勇，东走西去的差役匠人，牵骆驼的、骑毛驴的、推小车的、肩挑膀扛的、测字看相批八字的、拽着窑姐醉醺醺欲寻人打架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天越是热，这里人也越是人流汹涌的不知疲倦。

苏州街北口有座阔气的大酒楼，上下三层雕梁画栋，平面呈曲尺形，连着一个后院。这酒楼是山西一个姓曹的商人出巨资请了主持修造圆明园的样式雷家的第四代传人雷家玺设计监造的。说起样式雷家，京城里无人不晓。他家祖籍江西永修县，明洪武年间以工匠身份服役金陵。清朝康熙年间其家雷发达、雷发宣兄弟二人被召来北京翻修紫禁城里的太和殿。上大梁时按规矩皇帝

要亲往焚香行礼，此时梁木正合才算大功告成。谁知这次康熙眼看炉里青烟袅袅，时间已趋正午，可太和殿大梁因为榫卯不合仍然高悬不下，主持工程的官员急得一头冷汗，情急生智，忙请雷发达穿了官衣，别了斧头，猴儿一般攀上架木，只听叮咣两声，雷发达斧落榫合。康熙礼毕，非常高兴，当下亲敕雷发达为工部营造所长班。人们都说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微照命，金殿封官。雷家从此之后荣耀无比，瓦木工程技艺代代相传，主持包揽了皇家修园、筑陵各项工程。乾隆大修圆明园时，先由画师将全国各处妙景画了，再经反复研究、浓缩、合并取其精华而建。修建前先搞一个烫样——也就是模型。这烫样儿自然出在雷家，精巧异常，等完工之后，烫样儿由雷家世代保存。你说，苏州街这座酒楼由雷家传人设计监造就如同请当今的贝聿铭设计一个小饭馆，能不好吗？酒楼修好，这个曹老西儿又请当时有名文人纪晓岚题了对联。纪晓岚虽然病休在床，见这曹老西儿，一身士子打扮，礼义躬谦，送的只是两瓶汾酒，一盘狗肉，他甚为高兴取了就用。酒足饭饱后，醉眼蒙眬才问姓名，曹老西儿道：“俺是山西祁县曹家堡人，是宋朝大将曹彬第二十八代传人，老祖宗是曹孟德，就是曾经追封过魏王的曹操，他和你一样，也是对酒当歌，活得痛快呢！”纪晓岚一听更是高兴地问：“尊姓大名？”曹老西儿道：“俺小名叫狗旦儿，上私塾时师傅取名儿天然。”纪晓岚忽然眼睛一亮，抓起笔来一挥而就。这对联儿真是绝妙，正念反念一句话：

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

大概是名人效应，也在于曹天然精于算计、节俭，更在于苏州街这好地界儿，天时、地利、人和凑成了个大大的“发”字。曹家财富如滚雪球儿一样越滚越多。到了曹天然孙子曹鑫来这会

儿，他们家的买卖开到了天津、上海、南京、广州。不光开饭店，还贩运各式绸缎、皮货，经营各类药材、用具，还偷着贩卖鸦片。这鸦片是罂粟果实中流出的乳状液体，经熬制便成糖稀似的東西，手挖黄豆大小一点用银钎儿挑了放在香油灯上，拿一个头似瓶状的长烟袋，躺在炕上边烧边吸溜，顷刻间青烟缭绕，烟气四溢，它麻痹人的神经，只要抽上三五回就要上瘾，上了瘾，隔半天不抽，可不得了！鼻涕眼泪一齐来，人也能蔫儿得半死不活，老婆不要，孩子不顾，房产不惜，廉耻全无，就是卖了祖宗只要能弄一口烟抽也心甘情愿。这鸦片既毁身体又毁精神，是毒品。先是有钱人吸食它，取个别名儿叫福寿糕。后来有的穷人也吸，再后来知道了它的利害，就有民谣唱道：

福寿糕，福寿糕，	万贯家财灯火烧。
妻儿祖宗全不顾，	礼义廉耻一手抛。
福寿糕，甜毒药，	一旦沾上不得了。
君若想戒比登天，	只剩坟头青青草。

到了道光年间，鸦片烟毒，因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大量来华倾销，弄得民间已无可可用之银，可征之兵，林则徐等一班爱国大臣，为此大声疾呼禁烟。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狠狠地给了英帝国一记耳光，把大清朝一班暗中勾结英夷，以鸦片渔利的大臣也吓坏了。他们忙忙的造谣生事，欺上瞒下，蒙的道光把林则徐发配去修黄河，又发配去了伊犁。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赔了英国军费二千一百万银元，割让香港岛，开放了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为通商口岸。熊包到家的皇上管不了外夷，也管不住自己的臣民，虽然下谕不准吸食鸦片，可一些不法之徒，见财忘义的大官吏，还是种罂粟、贩鸦片，烟毒一天也没禁住。

这天然居上就有雅座儿。不光有饭局儿，还有烟榻。用酒饭

的客商可招来姑娘边吃、边唱、边听弹唱艳调浪曲。酒足饭饱之后还可以抽两口儿，振奋了精神，搂着姑娘们再过一番瘾，好美呢！有钱的王孙公子，无钱的姑娘大姐儿，都来，天然居就热闹。热闹得曹鑫来也不知怎么三十多岁便形销骨立地抛下万贯家财死了。留下了他的第六房小妾独撑这个大酒楼，叫人想起来好可怜呢。

这天辰时将过，从苏州街上的人流里挤出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头上盘了油松松的大辫子，身穿着土蓝长袍儿，腰里束了丝绦，足穿白布袜儿黑布鞋，轻摇纸扇，肩背褙裤，手摇板君知念念有词儿地进了天然居。他既不落坐，也不要水，只在店堂中一站，小眼儿鼠一样四方一溜，用夹杂着苏杭一带口音的京腔道：“列位客官，此楼月内有变，好霉气哟！”众食客先是诧异，抬头见他看似个算命先生，心想他大约还没钱吃早点呢，不理他，还是自顾自地吃喝。谁知他还是不断地重复着进店来的一句话，店小二好生过来劝他道：“客官，请坐，我给你老弄几根油条来先吃着。”他怕他影响生意，想堵他的嘴。谁知这人却不领情道：“吕望张良我再生，前来此地点善人，狗眼看人浑如狗，岂为早点解饥困。”他骂店小二狗眼看人低，把自己比作了周之姜太公，汉之张良，够狂的。店小二愕然，张嘴正要回话，早恼了一桌食客，只见一个莽汉，环眼豹头半身儿肉疙瘩油光光地一收，砰地一拍桌子，震得碗筷儿直跳着喝道：“哪来的野狗，叫大爷们扫兴，再瞎叫唤，小心皮肉长疮！”这一声如同狮吼弄得满店食客面面相觑。有认得的，知这莽汉姓李名虎。因排行第五长得傻大黑粗，人送外号黑虎五。这黑虎五，从小没了爹娘，靠着垃圾堆拣破烂，拉了一帮小弟兄打架斗殴，偷鸡摸狗长了这么大。是这苏州街上有名的混混儿头儿。这混混儿也算一霸，大罪不犯，小错不断。官府没奈何，商贾既恨他们又离不开他们。他们吃了喝了拿了够朋友，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比那些当官作吏的还要强些。这黑虎五领着自己的一帮小弟兄前几天刚把城里来

的一帮混混儿赶走，脸上留了个刀疤伤，今天定了痂，前来庆贺胜利，叫那年轻人说的心烦，攥了拳头漫步过来绕着他猫逗老鼠似的转了几圈儿嘻嘻一笑眯了眼道：“你丫挺像个念书人，知不知道规矩，饿了吃，渴了喝，不吃不喝给大爷我滚你妈的旦！在这学什么狗叫唤？”那年轻人倒也算个人物，不慌不忙地把小眼一溜，哗啦把折扇合了，在两指间转了个花儿笑道：“吾夜观天象，见东南方黑虎星冲犯紫微，眼看我中国必有大难，好意前来告诉各位，早修正道，以解危运八方有路，若是不信吾言，恐怕在劫难逃了。”说罢仰天大笑。这一笑，可恼透了黑虎五，他说黑虎星不是暗地骂我吗？娘的，凭着识几个鸟字儿，骂了店小二，又来骂我，真是丫挺的不知马王爷三只眼，不给他点利害，他还当他会走着拉屎呢！想到这里对那年轻人咚地一拳直捣心窝，年轻人扑地一个仰八叉跌出去，把一张饭桌儿也撞的斜翻了。黑虎五两臂相抱，抖着钢针似的络腮胡子呵呵大笑道：“你丫挺真是稀松二五眼，大爷我只用了三分劲儿，你就栽了！还骂人不？再骂起来骂呀！”这是胜利者的骄傲，是征服者的自豪，无异于给倒地的年轻人心上又锥了一刀。那年轻人气得脸色煞白，收腿曲臂边起来边叫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吾好心来宣示神忏，岂料你不感恩报德竟敢于帝辇之下，羞辱斯文，真是……真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黑虎五道：“大爷我信拳头，就是不信神。神有鸟用，我爹我娘一辈子烧香磕头求神保佑，后来还是穷死了。你丫挺的还敢骂大爷是狗？！”说着又是一脚踢在了那年轻人的小肚儿上。这个黑虎五，原本想让他说句好话，自家面子上光彩；想不到一拳他还没服了，就再补上了这一脚，这年轻人怕踢着赶忙拿了手来去挡，没挡住，扑通又是一跤，手里只抓住了黑虎五一只臭鞋，店堂里的食客哄然大笑。黑虎五这个丢份儿！不觉大怒，提了光脚，跳两跳过来，跨在那年轻人身上，拧眉瞪目地骂道：“你丫挺的吊死鬼抹胭脂——不知生死，还敢还手，悄没溜儿地去吧，明年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边骂边举了驴蹄似的拳头直向那人面门砸来。这黑虎五，历来好勇斗狠，谁都没怕过，好不容易当上这混混头儿，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怎容得一点儿丢人现眼，他要挣回面子，手也狠了点，飏地拳头带风来了个泰山压顶。那年轻人脸色煞白，气急地两腿乱蹬说不出话来。黑虎五那拳头落在半空却被一人蓦地横过手来抓住腕节。黑虎五扭头看时，只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儿，身長六尺有余，短袖儿汗挂儿，肩背褡裢，四方脸色如秋枣，高鼻梁扬眉若剑，嘴角紧绷，目光冷冷地道：“朋友，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一拳下去，他不死即残，算了吧。”黑虎五心想，敢接我的拳可见有点儿本事，我若就此住手，岂不是怕人家吗？边站起来放开先前那年轻人对小伙儿道：“哟哟！羊群里出骆驼，休管大爷的闲事，怎么着？想让大爷我给你松动筋骨。”小伙儿怒道：“好心劝你，免得出人命，你怎么不懂礼数，叫人好气。”黑虎五道：“看你倒懂礼数，怎么也是一付穷打扮？”说着给他的混混弟兄使个眼色儿。哗啦！原先和黑虎五在一桌儿上混吃混喝的混混儿哥们七八个挽袖撈拳地把小伙儿围在了核心。黑虎五想，这小伙儿有点功夫我把他整治熨贴了，也好显我能耐，他把满身肌肉绷了个油光水滑地，摇了摇如公狮似的下颏道：“管闲事吃狗屎，谁叫你扫大爷的兴？知趣的，给大爷我从胯下爬过去，咱也好都有面子。”胯下爬被视为懦夫，无能鼠辈，堂堂男子岂可为之？小伙儿一听红脸变黑，高叫道：“以强凌弱，以众欺少，我堂堂中国男子汉偏不吃这一套，今儿这闲事管定了，来吧！”他话音刚落，黑虎五一个眼色儿，众混混儿唔呀一声拳脚齐下，小伙儿早就突地一傍伸腿儿来了个拔草寻蛇势，众混混儿你打了他的头，他抓了我的嘴，未及叫喊，就觉脚踝上猛地一击，站立不住，劈里啪啦跌成了一朵花儿。小伙儿轻巧一跳，出了“花”芯儿，笑笑道：“练几年功夫再瞎混吧，还敢闹腾吗？”黑虎五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叫道：“反了反了，大爷今儿非拿你下酒不可！”骂着便突地来个猛虎下山，出拳如流星，直捣小伙

儿前胸，小伙儿来了个天鹅凉翅，转身撒步让了过去，举肘在黑虎五光脊背上只一磕，黑虎五便哎呀一声摔了个恶狗吃屎，店堂里的客人一齐惊叫起来。众混混儿一看，大势不好，今儿可撞上了行家，认倒霉吧，光棍不吃眼前亏，一齐拽了黑虎五起来就走，出店堂时黑虎五回头叫道：“红脸小子，你等着，一会儿咱在店外头见，省得毁了东家店里的桌椅。”叫骂着一溜烟儿轰然走了。

先前被打的那个算命先生，已经拍净了身上的灰土，向着红脸小伙儿拱手相谢道：“老弟神勇，叫我愧煞了，请问尊姓大名，仙乡何处？”小伙儿拱手还礼道：“区区小事何劳相谢。”说着招手年轻人拣一付桌凳坐了又道：“小弟姓任名亮，字明亭，祖籍河北河间，生于山西朔州，今日千里寻亲来到此处，扶危救困乃是人之本份，敢问老兄尊姓大名？”年轻人道：“明亭老弟，愚兄姓龚名登，字半伦，浙江人氏，生于上海，随父在京师住了几年后又回籍，父母歿后，便四处飘泊，形同随风蓬草，虽然识得蒙、回、满文，又通晓英文，本想弄个一官半职为国效力，以偿吾父为国之愿，谁知朝廷昏庸，弃而不用，叫我落泊以算命测字度生，唉！说来话长呢，咱难得有缘相会，来来来，吃点东西再说。”接着招呼店小二上了两盘大饼，要了一盘平遥牛肉，两碗羊杂碎汤，几碟儿冷荤素菜，一坛子“杏花春”。两人狼吞虎咽边吃喝边谈，甚是热闹。

这个任明亭本是武术世家出身，祖父任靖边，十六岁投军，屡建军功升为游击将军驻守伊犁，并娶回女为妻。因生性刚直，不肯给权臣和珅送礼甘为鹰犬，五十八岁那年被无端贬到朔州府任五台县都统。后半生郁郁而终。他的父亲任继国自幼跟祖父习武，二十岁投入绿营兵，在京师健锐营为教习，三十岁为马步兵都统。后来跟随林则徐守广州，在与英夷激战中，不幸身中炮矢殉国。那年他才八岁，他和他娘携了两岁的妹妹护了他父灵柩千辛万苦送回了河间故里……说来好惨呢。任明亭一仰头饮了杯中

酒，不说了。龚半伦小眼儿溜溜地眨巴着道：“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如今洋人船炮坚利，习武之人想要报国也真是难呢？”任明亨道：“难也得有人去干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娘在葬了我父后对我说，孩子，要练好一身本事，为你父报仇，为咱中国雪耻。她把我祖父、父亲圈点过的兵书给了我。我昼夜攻读，苦练，十五岁那年已是乡间无敌手了，我娘又对我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咱家两代忠勇为国，你可不能做不肖子孙，去吧，到各地走走，遍访名师，什么时候箭法能百步穿杨，拳脚能敏如猿猴，立下战功再回来见我。记着人一生要有傲骨，不可有傲气，要潜心学人之长，不必想家。我这才拜别母亲，先上少林寺学了阵少林拳，又上武当山学了一年太极阴阳剑，后来又去武夷山跟天霞祠太平真人学南拳。那年正巧英夷攻广州，我就去了，跟着团练用飞镖杀了三个洋鬼子。后来皇上主和，我这才又回天霞祠，直到把南拳学练得娴熟了，这才回乡看望我娘，谁知回家一看，我娘被恶霸欺凌上了吊，小妹也被恶霸卖了。听说卖给了北京前门一个姓米的商人当了丫头。家产也叫恶霸强占，我到县上去告，那官老爷贪赃枉法，竟说我不是任家后人，是冒充的。我在河间的兄弟姐妹都是远房，只为我在老家住了六年多和本家平时来往也不多，竟没一人敢来作证，都被恶霸吓住了。我好恼呀！一气，夜里杀了恶霸，就到京师寻妹来了。寻到前门那米姓商人，说是把妹妹转卖给了天桥卖艺的铁嘴张鸚鵡学卖唱去了。等找到了张鸚鵡他说前些天，我妹妹被圆明园升平署的人弄去学唱各种小调儿、戏曲儿、跳什么太平舞去了。我这就赶忙来寻，谁知这圆明园升平署戒备森严，不能进入，唉！人的一生也真是难呢。”龚半伦把一块牛肉投到嘴里，嚼着正要说什么，猛听得天然居门口一阵人声鼎沸，抬眼见黑虎五和一帮混混儿各执了钢刀，三节鞭、铁叉、木棍之类兵器，一齐叫骂着要红脸小儿出来讲话。任明亨吱地干了杯中酒，对龚半伦拱拱手道：“老兄前去躲一躲，待我再来会会他们。”说着取了

褡裢，大步出了店堂，叉腿立在台阶上拱手道：“看来各位兄弟，是一定要动手了。”黑虎五抹了抹闪亮的大刀道：“对呀！你倒知趣儿，知道吧，大爷的刀可削铁如泥六亲不认，眼下有话说还不迟，有屁快放吧。”任亮冷笑道：“我见众位兄弟长了这么大，都算条汉子，不忍伤害，众位也勿倚着本地人欺凌咱这外地人呀！”众混混儿一齐嚷道：“就欺你这老外地了，怎么着？有本事使呀？没本事从咱胯下爬过去也还不迟，哈哈……”店堂里，街口上众人一齐涌来，远远的看这场热闹。立时苏州街口，如水坝挡水，汹汹涌涌叠起一片人海。只见任亮不再答话，从褡裢里摸出五支栓着红缨儿的飞镖，夹在手指间，两眼望着天空，见一群麻雀惊恐地掠过天然居屋檐儿，叫声着哇！猛地一扬手，五支飞镖离手似箭，直向蓝天，劈里扑噜五只麻雀落在混混儿堆里，扑腾了几下翅膀不动了，细看那镖支支射中麻雀喉管，看热闹的一阵欢呼叫好。惊得众混混儿目瞪口呆，黑虎五倒吸一口凉气。任明亭大步下了台阶，在混混儿堆里拣了麻雀，收了飞镖，拱手问众混混儿道：“咱们别练了，恐再伤和气，请大家伙回去吧，失赔了。”说完要走，只见看客堆里挤出一个身材颀长，满脸和气的中年人，他身着蓝缎绣花长衫儿，足蹬粉底黑鞋，一脸真诚地拱手问任明亭道：“兄弟慢走，这么奇绝的功夫，真叫众人开眼，愚兄佩服得五体投地，如不嫌弃想请老弟天然居雅座小叙如何。”他不待任亮答话，回头冲黑虎五瞪眼道：“瞎起什么哄，还不快走。”黑虎五原是认得他的，知他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又知自家绝非任亮对手，就坡下驴，鸣啦一声散了。

你道这中年人是誰？他姓雷名思起是雷发达六世孙，样式雷家第六代传人。他十六岁起就跟着他父亲雷景修在圆明园样式房学习世传差务，因为聪明、勤恳，不上十年便将圆明园一百多景中的各种烫样烂熟于心，至于鑿、锯、鉋、砍、缕、雕、绘、漆诸般家传技艺也学得十分精通。他父亲为当差方便，在海淀泄水湖北岸筑了三院房舍，后院是专用储藏各种烫样儿。因为雷家名

气大，技艺精湛，除了皇差外，又常被富商巨贾请了指点修园苑，整理庭院。雷家世代诚恳，工役上又十分用心，京城一带王公大臣多有熟识的。雷思起和这天然居的主人曹鑫来是结拜兄弟，是因为他父亲和曹鑫来他爹本是结拜兄弟，他们也因了雷思起的祖父雷家玺设计监制了这天然居才渐成好友的。如今虽然曹鑫来已死，这雷思起不因人变而情变，依然常来这天然居小坐，给他这个结拜的弟妹出主意。这天到天然居门口，看见任明亭技艺高超，心中大喜，有心结识，便好说歹说硬是把他让进了天然居。大家报了姓字，言及因何与混混黑虎五打斗争执之事，龚半伦不知从哪儿闪了过来，把任亮大大恭维了一番。雷思起爱屋及乌，便一手一个，拽了任明亭、龚半伦登登登上了楼上雅座。店小二不敢怠慢，赶忙送茶上菜，拿酒递毛巾，又赶紧报知天然居楼主知晓。

雷思起生性豪爽厚道，招呼任、龚两位边吃边喝边聊。听任亮说了自己家事叹气道：“老弟祖父两代忠勇报国，叫我万分钦佩，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老弟一身功夫，为朝廷靖宁四方，荣宗耀祖正是好机会。”任亮道：“我若能寻到妹妹见上一面，也就放心了，一定投奔僧格林沁王爷麾下，守住大沽口，叫红毛英夷尝尝中国的功夫。”龚半伦道：“洋夷有洋枪洋炮，可是利害，僧格林沁以匹夫之勇未必是英国人对手。”他说到这里见任亮，雷思起拿眼盯着他，好似在说你怎么长外国人志气，灭自家威风便忙改口道：“咱们干杯，兄弟不才，借花献佛，恭请雷兄、任老弟干一杯，咱们萍水相逢，也是前生有缘，龚某多谢二位了”，说完一仰脖咕咚一声干了杯，脸色红了，汗水从两个跳着青筋的额角淙淙流下。雷思起高兴地大笑道：“好，痛快！痛快，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必言谢，这就薄情了。”任亮也道：“见难不帮，见死不救还算中国人吗，半伦兄也太客气了。”说完三人一齐大笑，好不畅快。龚橙笑过之后，眼珠一转看向任亮道：“明亭老弟大约有六七年没见到妹妹了，京城这么大，买妻妾童仆的数不胜

数，说她在圆明园升平署不会有错吧？”任明亭道：“同胞连理，即是飞到天涯海角，一见便知，我妹胎带一粒朱砂记，就像一颗熟透了的樱桃，又恰恰长在两眉之间，天生的好看。许多姑娘，媳妇拿硃红点了，也没她那痣长的秀气。我妹身材细长，高鼻梁，双眼皮，头发还是自来卷的，有些发黄，不会有错的。”龚半伦道：“噢！你妹看来带有你祖母血统，隔辈遗传，如今她大约二十出头了，一定长得更出众了。”雷思起道：“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呢。她叫什么？”任明亭道：“乳名二妞，大名任牡丹，听天桥那个张鸚鵡说他给她取艺名儿叫牡丹春。”雷思起道：“有名儿，有姓儿，有样，有籍贯这就好找，我和圆明园管园大臣文丰还有些交情，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去他那里当几天差，即便说圆明园是帝王予游之地，一般人不得进入，可你差当的好，总有机会去升平署，即便是牡丹妹妹进了园子，文丰文大人，也会想法儿让你见她一面的，你看这样可好？”任亮一听大喜，拱手向雷思起谢道：“太感谢雷兄了。”龚半伦也道：“这么着明亭老弟的衣食也不用愁了，还能了却一桩心愿，真是一石二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雷思起从店小二那里索了纸笔，洋洋洒洒一封推荐信很快写好，交给任亮收了。

龚半伦端杯道：“雷兄可否帮小弟一个忙？”雷思起道：“咱这都是熟人了，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必说帮字，吩咐便是了，只要我能办到的就绝不偷懒。”龚半伦赶忙站了起来，举杯齐眉道：“请雷兄满饮此杯，兄弟我再说话。”雷思起越是谦让，龚半伦就越是热忱。雷思起推却不过喝了龚半伦的敬酒，丢杯道：“老弟有事就说吧？”龚半伦道：“要说，也真是难以启齿，不说又如骨鲠在喉，敢问雷兄可认得那怡亲王？”雷思起道：“认得，去年愚兄还给怡亲王府上新建一处花园呢。这怡亲王虽说是个满人，可没一丝儿满大爷那骑马溜狗的遗风，倒像一个莘莘学子，每日里只在诗、书、画上用功夫，还爱跟年轻美貌的女人逗乐儿，——这也难怪，尽管那么大了，男人总是男人，何况

又贵为亲王，又是军机大臣呢？”

龚半伦用扇子支起尖刻的下巴，两眼看定头上的八角灯，好半天却没出声儿。他想说什么？想让雷思起给怡亲王写封信给他弄个一官半职。他来京师已快半年了，给几家要人投过名刺，也洋洋洒洒写过点文章，有的看着他父亲的交情叫他当个书办什么的，他嫌没权，是侍候人的，不干。有的干脆把他的名刺退了回来，不见。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狂傲书生，用不起。要说这龚半伦也真够狂傲的，自幼因为博闻强记，到十六岁时便诸子百家无所不晓，琴书棋画样样皆能了。可人太能了，就容易狂傲，他对着至圣先师孔夫子，读《论语》诵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句即用戒尺敲击孔圣人木像叱道：“狗屁不通，尔非女人养乎？”其父逝后，留有《定庵文集》其中有《示儿》一首诗云：艰门危户要人持，孝出贫家谚有之，葆汝心光淳闷在，皇天竺昨总无私。当他诵到末句时，想自己半生漂泊，不为人见用，便以戒尺击其父牌位道：“胡说！皇天竺昨不是总无私，而是总有私，你自己堪大用才，不遇而终，还要遗下这谬言以祸子孙吗？”他平素蓬头跣足，酒歌狂呼，不试科举，很想以狂、怪博得个非常之名，引得女人倾心。谁知，他越如此，女人远远地笑他，并无怜爱之意。直到二十八岁上，有一天他猛然醒悟，人生男女之事，大快乐也！女人大多爱财、爱俏、爱官，像我如此被人目为怪物怎么能心想事成？于是收拾齐整、把狂怪之相敛了。来京城想走门路。这倒教他父的老友们感到奇了。他过去视当官儿的皆如草芥，怎么忽然变了，他没有任何功名，荐他做个幕僚他又不干，他窝了一肚子怀才不遇的牢骚，总得吃饭，只好走东窜西算命测字糊口。古人念过四书五经的最高成就是作宰相，最不行的是测字算命。他干这行当是从唯有读书高的上层跌入了三教九流的底层，虽然如此，他还有他的打算。前天，他路过天然居时偶见楼窗口一个美艳妇人，不觉心底砰然而动，细看时那美妇哗啦一声垂下了珠帘。怀着怅惘，他偷着打听，才知道这天然居楼主